



穷年积玉砚田丰

——拙诗自注贺仁兄

李拯平

李退龄先生是我李氏家族第五代“五服”，准确地说是共一个高祖的兄弟。老辈子说，未出“五服”，还蛮亲，在过去年是可以共一个饭甑的屋里人。

这个“屋里人”，本是老家一墙之隔的烟火邻居。我们同在一个长满青苔和记忆的屋檐下，出入起居，和谐相处二十年。此地有崇山秀岭，茂林修竹；门前还有一深情环抱的葱茏山嘴。也许很久以前，山嘴之上确有梅花弄影，喜鹊登枝。因此，前人雅称此处“喜鹊街梅”，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文化符号。我和他都在各自的诗文中经常提及它、歌咏它，希望把这个并非杜撰的名字叫得更响亮，更久远……

这个“屋里人”，也是我涉猎古典诗词的启蒙老师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倚着墙壁，凝神静气聆听他如醉如痴，临轩浅唱，对月长吟；也曾有劳他告教过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。退休后，我也不揣浅陋，自著《竹林拾梦》拙诗诗集。每有新作，或用手机发送，或携诗登门向他请教。不仅得承夸奖，受到鼓励，还能蹭得杯中物。兄弟对酒谈诗，互切互磋，常常为吟安一个字拍案叫好。值此仁兄双喜临门之际，我又搜索枯肠，吟成贺诗一首。兹录于下，并赘陈自注，漫话仁兄。

贺退龄兄八旬初度暨《退龄文选》出版

信否仁兄逢八十？
动如脱兔站如松。
晨昏计步风光带，
儿女酬恩家主翁。
往事放歌《文选》录，
穷年积玉砚田丰。
期颐华诞重开宴，
欲饮茅台点盏盅。

自注一：著名作家、文坛泰斗聂鑫森先生化用李元洛先生诗句作题，盛赞他与夕阳俱不老。同时，对《退龄文选》进行了精彩点评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借其题意，拙诗首联主要是写他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的精气神。原句为“谁信仁兄逢八十”。再三斟酌，似觉不妥。虽然不出老，很多熟人还是知道他的实际年龄。后以设问修辞手法改为“信否仁兄逢八十”？也就是说，你信不信？年逢八十的老人，尚能动如脱兔之免，站如挺拔之松，其身手之敏捷，思维之活跃，心态之乐观，在同龄人中鲜有出其右者。去年回乡时，在族兄李兴国府上，内人阮石平还抓拍了他悬空倒立，其身如柱的照片。他从从容容站起来，脸不红、气不喘，拍拍手上的灰，接过石平的手机一看，似乎很满意，一直收藏在他手机的桌面上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，两鬓日渐添霜，可时代原生态的染发剂又为他提供了白发返青的支持。难怪他在诗中不无自得地写道：“焮油不是白头翁”。

自注二：退龄兄不老有多方面的原因，首先是他在我们这个不老的时代。纵观他八十年来的苦乐年华，如果说前四十年，他积累的是精神财富；那么后四十年，则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通过从政和经商，实现了人生价值，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。所以，在晚年才有可能过上无忧无虑，心宽体健的“写点小诗，喝点小酒，打点小牌”的优渥生活。

生命在于运动。我常说退龄兄的健康长寿也是“走”出来的。这些年来，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，戴着计步器，穿上足力健，于朝晖夕映中，在门前的湘江风光带上，或疾行，或慢跑，或倒走，每日坚持行走一万步。如遇雨雪等极端气候，则在家里的跑步机上完成当日的活动当量数。美国有位知名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：睡觉才是延长生命的革命性的新秘方。退龄兄早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，又有“秒睡”的绝招。我曾开玩笑说，他的脑袋是插头，枕头是插座，只要两者亲密接触，分秒之间便发出先轻微，后激越悠长的新声……

亲情是滋养老人的心灵鸡汤。“儿女酬恩”更是寿星不老的福祉所在。退龄兄育有一儿三女，过去无疑是他雨露而天挑饭馐越挑越重的生活负担，如今个个事业有成，家境殷实，对“老辈子”更是极尽孝道。电视

里经常看到，美国总统有个须臾不离其身的黑色公文包，退龄兄也有个“须臾”不离其身的黑色保温杯，是他从日本买回的。里面泡的不是大红袍、西湖龙井之类的名茶，是堪称天价冬虫夏草。每日一到两根，先饮其水，后嚼其渣。又不管价格如何飙升，长年品饮，不脱供应之链。还有身上穿的品牌，吃的辽参等名贵食材，都是儿女们的孝敬之物。平时他们还会变着法儿讨“老辈子”开心，隔三差五陪他打点小麻将。虽然经常“三吃一”，输多赢少，负点“小伤”，他也憨憨一笑说：“肉烂了，在锅里。赚了要。”

自注三：《退龄文选》即将出版，也实现了我期盼已久的愿望。我早就想系统地拜读他的全部作品，尤其是在蹉跎岁月中创作的曲艺和戏剧剧本，曾多次催促他将集结付梓。今天终有先睹之幸，遂以“往事放歌文选录，穷年积玉砚田丰”作为贺诗颈联。所谓“穷年”，一是长年累月之年，一是贫困潦倒之年。所谓“积玉”，即精华所聚。几十年来，无论是逆境之年，还是顺境之年，他都始终坚持以砚为田，笔耕不辍，以热血和微笑放歌时代，积露为波，终于著就既文采斐然，又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《退龄文选》。把卷伏读，回首如歌往事，当年砚头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用植物染色，用纱布做成的幕布仿佛又在眼前徐徐拉开；依稀看到，在紧锣密鼓声中闪亮登台的退龄兄，又气宇轩昂地踩着嘎然而止的鼓点，在挥手之间，把头一昂，作精彩亮相……

谈及退龄兄有些悲催的前尘往事，写戏、唱戏无疑是他人生的一抹亮色和重要转折。退龄兄家学渊源深厚。从小爱读书，会读书；又天生模仿力强，爱表演，会表演，人称“天才少年”。他本属贫农阶级，我们当地人曾戏称为“麻石阶级”，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基石。但受父亲政治上的牵连，他曾被清理出人民教师队伍，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时，多次作为“陪斗”对象，戴着高帽子，挂着黑牌子，在台上弯着腰，低着头，与老牌地富反坏右份子以及资历尚浅的“新式游民”等残渣余孽，一起接受暴风骤雨的洗礼……

陪斗归陪斗，那是现实斗争的需要，而用其所长，也是出于对现实的谨慎考量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为时局所迫，其身手之敏捷，思维之活跃，又为他在改革开放的改革大潮中，通过从政和经商，实现了人生价值，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。所以，在晚年才有可能过上无忧无虑，心宽体健的“写点小诗，喝点小酒，打点小牌”的优渥生活。

命运而生，脱颖而出的砚头大队文艺宣传队，之所以在一段时期成为株洲县，乃至株洲市农村文化阵地的一面旗帜，主要是自编自演的节目出彩叫座。这些上接“天线”，下接地气，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，全都出自退龄兄的手笔，且大多由他担纲主演和独演。我至今不可理解的是，当时他也是一个20多岁的，没有出过“王山冲”，即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甚至连县剧团演出也没有机会观看的“乡里人”，居然能够创作出倡导时代新风，形式独特活泼的《嫁满愿》独角戏。在我记忆中，那时叫《王老信嫁满愿》。他作为王老信的扮演者，又居然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各个不同人物，各种不同口吻腔调，各种不同思想碰撞的尺度。通过演唱，最终破除了男尊女卑的旧习，弘扬了男婚女嫁的新风。他由此一炮而红，风光无限地将《嫁满愿》，从砚头大队上舞台，一直“嫁”到县、市、省的大舞台，也曾演遍了市、县、镇、村、队各单位。作为文艺宣传队的排头兵，砚头小学八面来风的礼堂墙壁上，也挂满了各级各单位颁发的奖状和赠送的锦旗。《株洲日报》曾以整版篇幅刊登了《嫁满愿》的剧本，后又又在头版位置刊登了砚头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长篇调查报告，充分肯定、客观报道了李退龄的事迹，从而引起市、县文化部门对他的关注和重视。

顾名思义，《退龄文选》只是他从自己众多作品中精选而成的。其实，还有很多作品因散佚未能收入囊中。例如《两个队长》的花鼓戏。虽时隔五十年来，我至今还记得其

中一些精彩桥段。由那个精瘦精瘦的李铁军扮演的副队长，他出场时阴阳怪气的道白：“会抓的，腰包壮，不会抓钱的只能望；十二月的蚌公当草鱼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壮。”然后，拿着烟袋老壳得意洋洋地唱道：“窑上做它五盘车，五个人做来五个人办泥巴……”还有退龄兄曾遍访而不得见的《菜园风波》剧本，也不知被谁作为手纸早已融为肥土，或被谁作为卷烟纸化为一缕青烟。这也难怪，当时，这些作品都是我们的好友李青松用复写纸誊抄复写出来的。他也没长“后眼睛”，要是能够把这些“真迹”保留到今天，退龄兄定会重金打赏酬谢。

在圈内和圈外，退龄兄是公认的舞文弄墨的多面手、高手和快手。20来岁时，他就是小有名气的“文礼先生”。四乡八里谁家老了人，都会请他做祭文。那时管得严，又是私事，不能请假，推至散工，才一路小跑到孝家。大块朵颐后，摸着肚子，打着饱嗝，随便选一僻静处，请来几个知情人，一边问，一边写，他是不打底稿的，用的还是繁体文，且文不加点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家祭时，他又“喊礼”，一声“孝堂肃静，执事者各司其事”，可谓声震屋瓦，孝堂顿时鸦雀无声。接着用一种介于诵读和吟唱的腔调读文。每每读到情深处，哭声就来了。再一煽情，在场的人也跟着抹眼泪。可惜那些“作品”，在“焚文”声中早已化为灰烬。否则，收入《退龄文选》，作为另类文体，对于想要了解传统祭文写作也是很有裨益的。

刘海粟在评价郁达夫文学成就时，认为他的“诗词第一，散文第二，小说第三，评论文章第四。”齐白石则认为自己“诗第一，印第二，画第三。”如果要评价退龄兄的文学成就，窃以为，他的楹联可能要排“第一”，这也许带有一点个人感情。退龄兄幼年时，父亲亲身陪困园，与他相依为命的是“三寸金莲”的老祖母，生活窘迫之状，不可想象。心地本就善良的家父家母，曾经也给予过他一些关爱和温暖。那年年三十，他被“接”到家中，家父把他抱在怀中，“面对天井而坐”（退龄兄语），家母则不断为他夹菜喂饭。有年清明回乡在我家吃饭，提及此事，念及家父家母垂垂老矣，他不禁大放悲声，不能自己。嫂子李根仁在一旁提醒旧事时，也几度哽咽。那年满女英婆降生之日，正是青黄不接，家中无米为炊之时。家母在帮助接生后，回家用海碗筑筑筑筑送去一碗堆尖堆尖的米饭，作为“月婆子”的营养大餐。一餐之德，一饭之恩。退龄兄时来运转，发财之后，几乎每次回乡，都会给家父家母送上补品，每次拜年都会以最客气的礼数送上大红包。家父逝世后，他又满怀悲痛之情，以“低”和“高”重言修辞手法，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一幅：“人前低调，妻前低眉，儿前低声，却从低处藏高格；田间高手，左间高义，世间高风，素来高士不低颜”的挽联。虽然家父已永无去，但铭刻着这副挽联的墓碑，却永远耸立在家山之麓，成为我们后人高山仰止的精神坐标。退龄兄一直叫家母为妈妈，“妈妈”逝世后，他又将肺腑之言诉诸挽联和挽诗。其联曰：“两代人媾抱提携，亲比慈娘，只少怀胎十月……”。其诗曰：“不是亲娘却叫妈，几时常赖亲娘家……”其情其言，感人至深。家父家母如果有灵，当含笑于九泉。
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退龄兄与戏结缘，因戏改变了人生命运。同时，也间接地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。想当年，我也是文宣队一名吹笛子的小乐手，是临时学的，现学现卖，和南郭先生一样，不能独“吹”，只能混在其他乐器中滥竽充数。承市、县文化部门的贵人相助，机缘巧合，我也当上了市、县、镇、村、队各单位。作为文艺宣传队的排头兵，砚头小学八面来风的礼堂墙壁上，也挂满了各级各单位颁发的奖状和赠送的锦旗。《株洲日报》曾以整版篇幅刊登了《嫁满愿》的剧本，后又又在头版位置刊登了砚头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长篇调查报告，充分肯定、客观报道了李退龄的事迹，从而引起市、县文化部门对他的关注和重视。

自注四：古人云，仁者寿。尾联则是我对仁者的深情祝福，也许带有一点自寿的意思。试想，退龄兄步入期颐寿境之时，我也行年九十有一。他长寿，我长寿，大家都长寿，岂不皆大欢喜。届时莫说欲饮茅台，就是百年飞天佳酿他也会管够。你说是吗？仁兄！

株洲日报

文艺

YI WEN



责任编辑 罗玉珍
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
美术编辑 左骏 校对/杨卓
28823906

征百篇观影感悟百年砥砺前行

你好，之华

唐梦菲

当时《你好，之华》还未上映，便在网上被大家热议，我也十分期待。若井俊二导演十分出名的另一部作品是《情书》，讲述了一封原本因为寄托哀思的情书，意外收到了来自同名同姓的回信，因此挖掘出一场多年前纯真的暗恋的故事。《你好，之华》在剧情上与《情书》有些类似，讲述的也是因信件而牵扯出的故事。

青春是若井俊二作品中永远的母题，信、阳光、操场、自行车、转学、马尾辫、白衬衫、毕业礼堂、睫毛、短发、黄昏、侧脸、足球、背影、对视、运动会、相遇的走廊、教室门口、被风吹起的窗帘，音乐课的钢琴声，青涩的自我介绍，永远定格夕阳……这些美好记忆的标签随便选两三个，就能组成一个唯美、感动人心的青春故事。在若井俊二的电影里，最常出现的人物关系是两个冥冥之中有深切羁绊的女孩，《情书》中的渡边博子和藤井树，《花与爱丽丝》中的花和爱丽丝，以及这一次《你好，之华》里的之华与之南。

《你好，之华》里的之华与之南，在某程度上也有些隐隐较劲的意思。平凡普通的之华在少女时代总是默默地羡慕着优秀的、发着光的姐姐，这样微妙的情感在姐妹亲情之下被压制和淡化，当转学来的尹川出现在两姐妹生命中时，不知不觉地从少女之华的表情与动作中流露出来。

影片的主题是“错过”，但看完之后，让人产生更多感慨的，反而是主角们在电影中对于少年时代的无限怀念。之南最怀念的一定是自己闪着光的少女时代，不然她不会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尹川寄给她的小小说，连留给孩子的遗书都是自己在中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；尹川最怀念的大概是刚上大学和之南恋爱的日子，他在自己的小说里一遍遍描摹、重温那时候的美好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时光永远停驻在那里；而之华，她没有令人瞩目的青春，也没有和自己年少时倾心爱慕的人在一起，属于之华的怀念，大概是被别人误认成姐姐之南的那一点窃喜，算是圆满了少女时代的一些遗憾。

尽管影片的名字就叫做《你好，之华》，但之华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并非绝对主角，关于她的事简单而清晰，更像是一位穿

针引线的引路人，带着大家去寻找过往岁月中的真相。

在周迅细腻的演绎中，我们看到了那个之华，褪去了少女时代的胆怯，就算人到中年，仍然怀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。她会在生活略有不如意时假借之南的身份写信给尹川吐槽，会帮婆婆给她英语老师传递信件。周迅的表演是温和的，但看的时候总让人不自觉地感受到之华这个角色身上的生命力。在这个有些沉郁的故事里，之华是一束柔和的光，是她指尖跳动的蓝色指甲油，是北方初春生机勃勃的海浪；而周迅，她有时仍是神情雀跃的少女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她是在生活里汲取养分的衰之华。

周迅的表演如水般隽永，紧紧贴合人物最生活化的一面去，松弛而细腻，在电影结束后采访时，周迅说，以后只想演更多生活化的角色，而不是之前飘来飘去，不会入戏的人物。

周迅的每一个回眸，每一个不安局促的眼神都是戏。在处理如何把日常变得精致且具有诗意的原因，周迅和导演若井俊二都有一种天赋，可以让日常记录不再死板无聊，让时间变得像一个个俏皮的精灵，在人物或喜或悲的人生里恣意游走。

在若井俊二的电影里，一切都是轻盈克制而充满诗意的，虽然以葬礼作为开头，但前半段的基调都是明朗跳动而活泼的，时时有幽默的细节。随着剧情的慢慢展开，不疾不徐，痛心，伤感，释然，一层层抽丝剥茧，一点点娓娓道来，就像冬日里的一杯温暖的咖啡，也像和最知心的朋友在深夜低语，整部电影的观感非常舒适，那些诗意的瞬间，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会回想起来。

那天下午看完电影，我们三人去大锅灶吃回头鱼火锅，等待上菜的时候，我们仍沉浸在电影里，那些叹息，那个写信沉思时笔尖触碰纸张的沙声，还有婆婆收到信时的激动变成了轻描淡写的那一句“你放在那里吧”，和那个老教授家里“不小心”遗落的口红，以及原本应该嚎啕大哭的葬礼上静默的不舍等等，在我们面前一一再现。

是，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少女时代，那句只会写在信上，却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是——我喜欢你。